



鼓楼文史

第二辑

90

鼓楼文史

第二辑

(内部刊物)

Yt1114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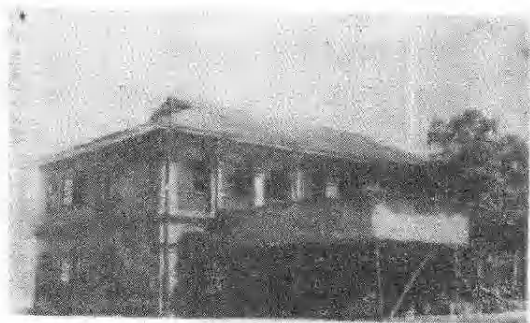
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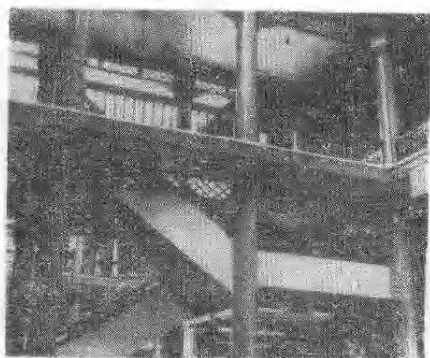
鼓樓文史

江渭清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原江南陆师学堂洋教习楼



江南图书馆内景



马祥兴菜馆



南京仪凤门（兴中门）



百

吉林訪貝叶

目 录

著名中医张仲梁先生传略·····	张晓初 (1)
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简史·····	吕鸣亚 (14)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严潜、达英騄 (22)
金陵协和神学院巡礼·····	强剑衷、吴兆鹏 (30)
百年老店马祥兴·····	俞允尧 (34)
在敌占区公开宣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 《大公》周刊·····	强剑衷 (40)
三次见到孙中山先生的回忆·····	张 文 (51)
漫话孙中山先生奉安迎榱大道·····	方诚修 (56)
鲁迅在南京·····	许祖云 (60)
鲁迅与江南水师学堂·····	纪维周 (65)
南京图书馆的历史沿革·····	梅可华 (68)
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历史演变·····	梅可华 (75)
“中统”撤离南京的前前后后·····	张 文 (80)

杜甫诗（一首）	（ 85 ）
蔡哲夫和谈月色	宁重远（ 86 ）
凤山古林律寺史略	詹融通（ 90 ）
古林寺访贝叶经	苏茂邦（ 94 ）
漫谈古林寺与古林公园	方诚修（ 97 ）
耆暗寺与紫竹林	徐 畅（ 100 ）
谢公墩遗址谈	方诚修（ 112 ）
仪凤门地道破城 太平军南京建业	张铁宝（ 114 ）
石城鼓楼沧桑话	魏晓曦（ 120 ）
编后记	（ 137 ）

著名中医张仲梁先生传略

张晓初*

我父亲张仲梁生于1905年7月，卒于1971年6月，字祖栋，系著名中医。江苏省江宁县禄口乡上马塘村人。上马塘村是一个山清水秀、风景宜人的乡村。父亲就生在这儿的的一个中医世家里，传到父亲已是第七代了。父亲排行老二，自幼跟随祖父倬云过着边耕种、边习医的生活。祖父在禄口镇开设了一间叫“寿春堂”的小药铺，自己坐堂行医，专治儿科诸病，在乡里颇有信誉。父亲跟随裹理诊务，深得庭训，受到良好的医学家传。在这同时，父亲还向前清老秀才、江宁名儒江守权学习古文和书法。祖父倬云又将祖传的“痧症秘诀”一书传于父亲，为父亲在以后中医儿科学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当时在茅山上有一座道观，内有一位宋老道长，年逾百岁，为人古朴、脱俗、气宇轩昂，精通医学，内、外、妇科尤为专长，并擅长针灸、气功等医术。周围百里慕名上山求医者众多，声名远扬。因祖父平素信仰佛、道二教，故宋老道长常来禄口与其交往，顺便买些药材回茅山。这样相处一久，彼此更为熟悉友好。祖父便请道长收仲梁为徒，学习医道。宋老道长再三推辞，经祖父苦苦相求，宋老道长方才应允，并对我父亲说，跟我学徒要能吃苦耐劳，为人正直才

行。父亲一一答应，遂跟随上山。

第一年在观里做些杂活，上山砍柴、割草、挑水，打扫卫生，烧茶煮饭，样样都干。道长看到我父亲不怕苦不怕累，为人忠厚老实，认为孺子可教。从第二年起，道长便带他上山采药，并照顾诊所，开始让父亲学习经典医籍，并临床抄方见习。父亲每日清晨寅时起床，随道长习武练功。宋老道长传授八卦、太极剑、以及罗汉拳、少林拳等，并传授气功要领。第三年，道长正式向父亲传授内、外、妇、针灸科等医学，并把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和学说思想传给父亲，同时给予试诊，实习临床诊治。我父亲原来就有一定的医学、古文基础，再经过这样三年的刻苦学习，医学水平大有长进，并学会了一些武功。在学习期满临别下山之时，宋老道长还将他一生的医学结晶——《宋氏医学真传》（手抄本）一书赠送给了父亲。

父亲22岁时，到南京下江考棚张雨生堂叔父医寓襄诊，进一步实践所学。堂叔外出时父亲代为应诊，因为疗效卓著而深受病员的好评。

下江考棚地处南门，父亲经常约些好友到雨花台游玩。一天，父亲和好友在雨花台游玩时，突然遇到了四个小无赖，向他们勒索钱财，父亲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凭着在茅山学到的一些武功，狠狠地教训了这四个小无赖。自此以后，这些无赖遇到我父亲，就不敢再寻事生非了。

两年后，张雨生去世。父亲即离开医寓，来到南京土街口正春和药店坐堂行医。当时正值中医师资格考试，由当时南京市市长石璞主持，前清御医黄桐甲主考。试题是《内经》经文论述：1.“上古治未病不治已病说”；2.“有故无

殒亦无殒也”；3.“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父亲参加考试的答卷，主考看后，甚为满意，认为立论分析正确。又复面试，问保元汤的出处及如何应用，因父亲自幼勤奋好学，博览典籍而对答如流。因此，父亲在这次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国医考试中名列榜首。

父亲坐堂行医之初，因其年轻，加上名气未显，业务不甚好，当时行话叫做坐“冷板凳”。父亲为此便发愤学习，博览群书，悟其深奥之精华。随着医术的不断提高，业务也逐渐好转，渐渐地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了。1930年春，有一天，父亲在药店大门外遇到一个病妇，正在痛苦地呻吟着，由两人抬着经过药店门口，即上前问其病因，得知是产妇难产。当时没有妇产医院，加上老百姓又没有钱，一般医院见状都拒诊不收，只有抬回去等死。父亲看到这种情况，随即施行针灸之术，如针合谷、三阴交、至阳、太冲等穴，针后产妇平安分娩，小孩顺产，家属感激不尽。1933年夏天，父亲正在马路上行走，突然见一老人中暑昏倒，父亲马上叫人赶快把老人抬到阴凉处，针、药并施，使老人慢慢苏醒过来，挽回了生命。由于这两次抢救成功，父亲的名声便传开了，业务也就逐渐好起来了。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崇洋媚外，否定祖国传统医学，竟然发出取缔中医之禁令，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极大愤慨。父亲与在南京的中医同仁张简斋、随翰英诸老先生组织了游行请愿，反对取缔中医。在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的一片抗议声中，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取消禁令，又恢复了中医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南

京沦陷前夕，江宁县禄口镇被炸，祖父开的“寿春堂”小药店也被烧成一片废墟。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和祖父不得不带着全家十数口人忍痛离开南京，向南乡、高淳、句容、石臼湖一带逃难。一路走，一路行医治病，换些粮食供一家人糊口。这样，父亲和祖父就成了走乡串镇的走访郎中了。在逃难的路上，全家十数口人，老的六、七十岁，小的才二、三岁，老弱妇幼者多，青壮年少者少，行动很不方便，真是流离颠沛，受尽了苦楚。

后来逃到靠近石臼湖的沙皇地区，这里是水网地带，只有靠船才能活动，所以比较安全。我们全家就在此地一个叫“陡盖”的小村庄落户下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骚扰，当地农民自发地武装起来抗击日本鬼子。日本兵大队来时，农民们早已乘上小船躲到芦苇丛中去了。日本兵晚上又不敢留在村上，怕遭袭击；小股日本兵来就被消灭掉了。

父亲和祖父就在这一带挂牌行医。当地有一位姓张的大刀会首领，是组织村民抗日的负责人。他的儿子生了很重的伤寒病，父亲把他儿子的病治好了。他一定要叫他儿子张传福拜我父亲作干爹。

这位姓张的大刀会首领打仗很勇敢，但很迷信，自称刀枪不入。有一次，日本鬼子和伪军下乡扫荡，他骑了缴获的日本洋马，冲锋在前，和日本兵拚杀，被伪军在背后放了冷枪而英勇牺牲了，他手下的大刀会员也被打散了。后来，共产党把打散的会员召集起来，组织训练加入了游击队，成为打击日寇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这期间，父亲因医术高明，在当地群众中名气很大，不论大人还是孩童，有病都纷纷请我父亲医治。新四军游击队也很相信我父亲，有什么病

也都找我父亲诊治。由于相处日久，感情很好，父亲就成了他们的编外“军医”，悉心为战士们治伤看病。我、姐姐和农村小朋友玩得很痛快，白天下河摸鱼捉虾，采莲挖藕；晚上在月光下，游击队员们还经常教孩子们唱抗日歌曲。当时的游击队长赵家淦同志和我父亲相处最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到解放以后还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我们一家在新四军游击队保护的村子里生活，既安全又快乐。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生活，还觉得很有意思。

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城一片焦土。一年后，汉奸汪精卫出来组建伪政府，要逃难的人们回南京。当时，因我家老小十几口人不能长期住在外地他乡，又没有力量逃到重庆去，只好又回到南京。父亲就在明瓦廊租了一处房子行医开业。然而亡国奴的生活实在不好过，出入城门要搜身检查，妇女倍受污辱，还要向日本兵行礼鞠躬，稍不如意，就遭拳打脚踢。

由于南京大屠杀后，环境污染，卫生极差，传染病流行。先是伤寒，继而霍乱、肝炎、恶性疟疾、流脑、乙脑等等，不断发生。当时医院少，医药条件差，日伪政府更谈不上防疫工作，贫病交加的老百姓只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作为医生的父亲目睹此情此景，甚感悲伤，但又无可奈何，只能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群众解除一些病痛。因此，他从回到南京后，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为病人治病。有时日伪汉奸、奸商们找他治病，父亲就多要些钱，拿这些钱买来药品免费为贫苦老百姓送医送药。记得1941年春，有一老妪搀扶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孙子前来父亲诊所求医，说：“我一家只有我和孙子两人了。孙子的父母被日本兵枪杀了。每天靠拣破

烂为生，难以维持生活。如今孙子病了，不吃不喝，发热不退，已拖延了十来天了。实在无法，只好求求先生了。”父亲见孩子骨瘦如柴，经诊断是伤寒病，便不收诊费给开了处方。但是，一连三天她也没带孙子来复诊，父亲很是着急，说：“这种病是不能耽误的，否则预后不好。”这天父亲在街上碰见了老奴，问她：“为什么不带孙子来复诊呢？”老奴说：“先生的好心我是知道的，虽然先生不收我诊费，但我抓药还是要付钱的，我哪有钱来买药呢？所以我没法再到您诊所复诊，现在孙子卧床不起，只有等死了。”父亲说：

“快带我到你家去。”至其家，诊视后，当即重新开了一张处方，叫老奴到中央商场王太和堂拿药，并对老奴说：“我已签字说明钱记在我帐上，你不用付药费，只管拿走。”父亲临出她家门时，还送给老奴二十块洋钱，暂作她孙子的调养费用。以后每隔两、三天都要去她家一趟，一直到小孩子病好。祖孙二人非常感激父亲的救命之恩。父亲告诫我们说：“做医生不能见死不救，只要是力所能及，就应该尽力相助。治病救人要认真彻底，不可半途而废，所以治疗要坚持到治愈才能放手，否则徒劳无功。这是作医生起码的医德医风，你们行医在言行作风上也应该这样做，不要作辜负人民的事。”

由于治好了许多传染病和疑难杂症，因而深得社会各界的尊敬。从此，父亲的声誉日隆，求医者日多，纷纷送来了匾额、锦旗、银盾和银塔，以赞扬父亲的医德、医风。记得匾额上写的是“家学渊源”、“妙手回春”、“扁鹊再世”、“华佗再世”、“扁鹊重生”等语。其中有一匾额用金字写了“仲圣宗风”四个大字，并在前面写了一段铭文：“仲

梁先生良医也。幼承庭训，其先德以医名于世者，凡七世。远稽华胄，仲景为方书之祖，洁古诀内经之微，又有子和景岳诸人，各有阐发渊源，家学至先生集其大成。于其着手成春，活人无算，政民等身受其惠，爰为榜书，以扬仁风云”。加上父亲受祖父的影响，认为人多做好事善事将来会有好报的，所以他在每年夏天都坚持烧茶水放在路边，免费给行人解渴，并在桌上放些仁丹、午时茶、避瘟丹、十滴水等药物供行人取用，以防中暑；冬天则烧几桶热粥，捐些棉衣，帮助贫苦百姓度过饥寒。

在日伪统治时期，医生挂牌行医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汪伪汉奸李士群在南京伪警备司令部任职时，他的女儿患了天花病，找我父亲去诊治。这种天花，须要透发病毒才能有效，否则病毒内攻，有生命危险。经过开方治疗，三天后，该女头面肿大，天花化脓。李士群当即叫去父亲，面有怒色地问：“是否下错了药？”父亲解释说：“这是病情好转的征兆，是可以治愈的。”李士群将信将疑，竟将父亲扣作人质为其女诊治。经过父亲十天的悉心治疗，该女热退肿消，天花结痂而愈，李才放父亲回家。否则必招来杀身之祸。

虽然我全家离开沙县地区回到了南京，但父亲仍然暗地里和结识的南乡新四军保持联系。赵家淦队长，经常派人以治病为名来到南京，不时给我父亲带来游击队新四军胜利的消息，向我父亲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我父亲诊所落脚，以病员身份住下来，侦察日伪敌情。1942年秋，记得有一天，来了两位新四军同志，一位年稍长的，叫周老大，一位年轻的叫小熊，住在诊所里。突然夜间有人紧急敲门，开门后闻

进了一队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不问三七二十一地到处乱翻，所幸没有翻到任何证据，最后把两位新四军带走了。听说这两位新四军很坚强，虽然遭受酷刑，也没有招供。父亲就四处奔走营救，找人疏通翻译，送上两枚金戒指作为见面礼，后又送去二根金条，才将两位新四军释放出来。

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父亲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认为老百姓从此能过上好日子了。但蒋介石还都南京后的所做所为，使老百姓很失望。当时物价一日数涨，民不聊生。国民政府想的是如何发动内战，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更谈不上卫生保健防疫工作了。父亲为之感到痛心。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军政官员经常来找我父亲治病，有些官僚架子很大，淫威十足，对我父亲呼来唤去，把医生看成是他们的奴才。但也有些老革命党人，还是很有礼仪的，待人也很谦和。记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经常请我父亲治病，经过较长时间接触相处，建立了友谊。于右任为了感谢我父亲治愈疾病的情谊，曾亲自写了四幅条幅相送。内容大意是：“东南元气赖公存，掷笔青霄道已尊；一代文章推老辈，竹林排日集群峰；湖海论交晚得君，千秋史笔叙平分；夕阳欲卷中原去，一滴横秋遍暮云；倚马千言笔未停，酒酣起舞剑光青。驰骋沙场烽火浓，草罢军书夜枕戈，昨借史迁游侠传，十千买醉不辞多；……”当时国民党参谋次长林蔚家中老小也经常找我父亲去治病，都治好了。所以林蔚对我父亲的医术非常相信。有一次蒋介石生病，林蔚就推荐我父亲的医道高明。蒋即邀请我父亲去为他诊治了数次。在我祖父82岁去世时，蒋介石曾派人将亲笔书写的挽词送来，上写“俾云先生千古”，中写“奠”字，下写“蒋中正敬

晚”。文革期间，为此事我父亲还受到了指责。

国民党政府从不关心人民的痛苦和身体健康，更谈不上提倡发展中医事业，任其自生自灭。当时中医界前辈感到中医事业后继乏人的现象相当严重，必须迅速培养人才，才能使祖国的传统医学得到发展。南京几位名老中医如张简斋、随翰英、汪绍生、郭受天和我父亲等人遂联名发起恢复和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集资办学，培养中医人材。现在南京中医界起承上启下作用的骨干力量，均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

国民党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失败，加速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南京之前，在人民群众中大肆进行恐怖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等等。煽动人民群众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走。也有国民党官员要我父亲早点出走。由于父亲在汪伪和蒋帮统治时期一直与共产党新四军有较密切的交往，所以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所认识，了解党对知识分子的一贯保护政策，思想上根本不听反动派的谣言，仍是安心行医，迎接解放，决定留下来不走，为新中国服务。

南京解放后，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兴旺气象。父亲也象多年饱经风霜的枯树一样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本来从来不问政治，专搞业务的父亲解放后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愿为“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先后担任了南京市第一届中医学会主任委员、省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并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市人民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副局长等